

农民家史



永远不要忘记

河北日报编辑部编

农民家史  
永远不要忘记

河北日报编辑部编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1964年·天津

封面設計：哈增伯

## 永 远 不 要 忘 記

河北日报編輯部編

哈增伯插图

---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路) 河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第三号

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32 1/32 · 3  $\frac{1}{8}$  印张 · 47,000字 印数: 1—150,000 1964年6月第一版  
1964年6月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:10085·193 定价(5)0.23元

通过苦大仇深的老貧农、下中农讲自己在旧社会受压迫、受剝削的历史，既可以使忘掉过去的老一輩人重新勾起过去的辛酸记忆，又可以使青年人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，提高他們的阶级觉悟，使他們在阶级斗争中，辨明是非，站稳立场；在生产建設中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。这就是我們出这本家史的意图，也是我們希望在讀者身上达到的目的。

为了达到上述目的，我們还要陆续出版一些工农家史，供讀者們学习。为了出好这类讀物，我們欢迎大家供給稿件，也欢迎大家提出改进意見。

1964年3月

## 編书人的話

这本书里收集了十篇貧雇农民的家史，內容以忆旧为主。回忆者以悲憤的心情、痛惡的語言和鮮明的立場，真切而深刻地傾吐了他們在旧社会遭受的大苦大难，尖銳而透徹地揭露了地主階級的滔天罪行。

也許有的过去受过苦难的中老年讀者会說：我們早就在党的领导下翻了身，不受地主的压迫和剝削了，过去这些苦难事別說了吧。更許有的青年讀者因为沒有經受过旧社会的苦难，对旧社会那种人压迫人、人剝削人的血腥事实，感到不能理解，便抱着怀疑的态度說：过去真有这种不平等的事嗎？

亲爱的青年讀者們！旧社会不仅有人压迫人、人剝削人这种不公平的事，而且多得很呢！不信，請你讀讀这本书吧，它就是活的見証。

亲爱的中老年讀者們！你們在旧社会經受的大苦大难，不仅自己要永生不忘，而且还要向青年們大說特說才对哩！为什么？常言道：忆苦方能思甜，溫故而后知新。重新回忆往昔，經常談談、論論过去，这絕不能认为是对历史做簡單重复的溫习，更不能认为是“多余”的事，而是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階級斗争的再教育。

## 目 录

苦尽甜来·····	王 生(1)
从地獄到天堂·····	苏玉勤(11)
我家三代·····	贾春永(25)
双眼睛重見光明·····	赫福有(33)
我的血泪家史·····	吴 連(42)
过去和現在·····	耿长鎖(56)
团聚·····	王淑兰(63)
永远不能忘本·····	高玉志(71)
血泪童年·····	刘长海(81)
流浪儿的新生·····	李維国(91)

## 苦尽甜来

遵化县建明公社 王 生

一提起过去苦难的日子，我就想说：“吃过黄连苦，才知道蜜更甜呀！”说到今天幸福的生活，我总觉得：“进了天堂，可不能忘掉地狱！”现在，我还保留下一间破草房，一是为了出来进去好使自己想到是怎样活过来的；二是好让子孙后代从这里看到新旧两个社会，让它当个见证人。要知道我家到底是怎样过来的，还得从根上说起。

我是王国藩社二十三户贫农中的一户，今年（1963年）五十五岁。当我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，父母就含着穷苦的眼泪永别了人间。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苦孩子，从十二岁起，一連气给地主扛了十四年长活，接着要了十六年飯。我老婆一生下来就跟着她母亲要飯，一連二十四年的乞討生活，消磨了她一生的青春。我给东庄地主扛活时，說是一年三十块钱，实际上連折帶扣哪年都给不够数。天下地主是一个庙的鬼，后来给本村姓王的一家地主扛活，折

筋断骨地干一年，工錢还是給不够数，除了吃的沒穿的，辛苦一年穷一年。老婆十六岁和我結了婚，房无一間，地无一壠，每年六块钱租賃了人家一間破草房。后来实在交不起房租了，就托人說好話，搬到地主王玉书家那兩間破草房里給他去看場。房子破得象透风簍，屋子里跳蚤和臭虫成堆，好歹总算有个安身之处了。可是屋漏偏逢連日雨，搬去不多久，傾盆大雨連下了几天，把房頂冲塌了一片，屋里成了蛤蟆坑。补也补不起，垒也垒不上，一連几夜沒睡覺，老婆哭，孩子叫，我一着急，就把兩只眼睛急瞎了。眼一瞎，狠心的地主把我叫去說：

“你瞎了眼只怪命运不好，誤了我的活更是倒楣。你回家养着去吧，活錢眼下沒有，等日后再补，咱一家一姓的还能亏待了你。”我恳求了半天，还是分文沒給，就这样把我推出門来。

我有理无处說，有冤无处訴。家中柴无一根，粮无一粒，走投无路，求借无門。面对着这种天灾人祸，我心里象刀割一样。人死不了总得要活下去呀，咋办哪？老婆抱着吃奶的孩子，拉着我去要飯了。这里我說說头一天，出村不远有一条河，奔流的河水如狼似虎的怪叫，人穷胆子也就得大了，老婆把牙一咬就下了水，刚想迈步，一个大浪头就把



她打了个趔趄，心里一慌，孩子失手掉在了河里，她一喊救命，恰好从河那边跑来一个扛鋤的老汉，他跳下水去紧抓紧挠地才把孩子打捞上来。孩子不理解母亲的心腸，嘴里喷着污水和奶浆，两只小手用力地抓着破烂的衣服，生怕把他扔到河里去。

常言說：“穷不过要飯吃。”我連要飯都要不起，甭說別的，連个盛飯的家当都沒有。要来的东西，舍不得吃，日积月累，好容易积攒了五斤白薯，才换了个飯罐子。那时，有錢人一手托着天，世界上哪有穷人的份！我家肚皮外边的东西，什么也不是自己的，不，連肚子里的残湯剩飯，还不是求爷爷告奶奶地要来的呀！人穷狗也瞧不起，财主家的狗专瞪着眼咬穷人的肉，一朝見影子，就呲着牙汪汪地扑过来。我和老婆两腿都被咬得青一块、紫一块，旧伤疤連着新伤疤。这里山多村稀路难走，哪块石沒有絆过我們的脚！哪里沒有我們东倒西歪的四行脚印啊。可是，一天到晚，把嗓子喊干了，也摸不到一頓飽飯吃。餓得肚皮貼着心，瘦得皮包骨头一根棍，成了見风就倒的人。

有錢家添儿是大喜，穷人家添嘴养不起。老婆生了第二个孩子，又多了个累手的，討要可就更难了，我們夫妻俩不知掉了多少眼泪。后来我对老婆

說：“你先別管我了，把大孩子給我留下，帶着小的逃活命吧！”那无情生活的鞭子，把我們打得妻离子散了。我老婆求亲告友，到遵化县城里給一家地主去做活。說是管飯不給錢，其实，吃的飯哪如人家的猪狗！一天到晚，累死累活地伺候地主的太太和孩子，太太一不高兴，或是孩子一哭，就得挨打受气。在人家面前，吓得走路不敢抬头，出气不敢使劲，可是怕来怕去，还是躲不过挨打。一天，地主太太見她偷吃了点喂狗的飯，就怒气冲冲地追上来：“餓死鬼，几輩子沒叫你吃飯？怪不得打你进到我家門，这条大黄狗一天比一天瘦。”說着，一棍子打了个两截，她把眼泪咽到了肚子里。自己挨打受气不算，吃奶的孩子也跟着受欺負。一次，地主的儿子又打起我們的孩子来，我老婆說着好話不讓打，这时正好被地主太太看見了，她不但不說自己的孩子，还反咬一口說我們打了她的孩子：“吃三天飽飯就忘挨餓了，沒良心的穷骨头！”嘴到手到，按住又是一頓苦打。我老婆在这里干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实在忍受不下去了，就把脚一踹，离开了这个狼窝。

我老婆去城里做活不久，留在家的大孩子給地主馱坏砸折了腿。我一个人天天坷坷絆絆地摸着去

要飯。这天，刮着刺骨的寒风，下着鋪天盖地的大雪，人們坐在热炕头上还冻得渾身打顫。我却穿着那露肉的破衣服挂上一根棍子，踏着沒膝的冰雪去要飯，栽个跟头，爬起来再走。走啊，走啊，脚掌冻在鞋底儿上，好容易走到高各庄的村边上，一脚就迈到个大井里，水到脖子上，冻得咬着牙說不出話来。这时，从村里走出来一个地主大少爷，他見死不救，还破口大罵：“他媽的，你睜着两眼装瞎，这么大地方故意往井里跑，把水給弄脏了，快給我上来淘井！”他罵了一頓，拔腿就走开了。我急得沒办法，正好走来一个赶集卖猪的，才赶忙用绳子把我救上来。我双手抱住他，哭不成声地說：

“俺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，可是你今天从井里救上了我，我还得在这个世界上活受罪呀！……”这个人劝我說：“沒什么，咱都是穷哥儿們，好死不如賴活着，人不該死总有一救，好好地熬着吧！”

熬了今天熬明天，越熬日子越不好过。日本一过来，要飯一碰上了鬼子兵就說我是八路軍探子，不是狠狠地打一頓，就是綁起来要活埋。我吃过了很多苦头，再不敢出村要飯了，只好舍着脸皮在本村要。这天，地主王維平正从家往城里运粮食，我



到他家来要飯，論起来本應該叫他們大哥大嫂，可是有了錢，人也就大了，我站在他們門口叫了半天大爷大奶奶，王維平却六亲不认，他大搖大摆地跨出門来，把眼皮子一翻，眼珠子一瞪說：“穷小子要飯不长眼，这年头誰还打发起飯！我們連自己都顾不上来了，快給我滾开！”“你們要顾不上自己来，俺們穷人就甭活了！”我强爭了一句，再不敢吭声了。我从碰了这次釘子，一赌气宁肯餓死再不去要飯了。后来有人劝我說：“你还是出去要要吧，別在家里等死了。”我說：“人家財主家不給，光朝穷主儿要，让人家跟咱一块挨餓受罪，心眼里过意不去呀！咱生来就是受苦的命，走到天边也枉然。”此后，天天让两个孩子上山打点野菜填填肚皮，我餓得整天躺在炕上不敢动弹，气喘咳嗽得連話都說不出来了，在那一連几十年苦难的岁月里，老婆也落下了一身病，两个孩子早瘦成了見火就着的干柴棍，全家老小四口，就这样气息奄奄地活了一天算一天。

誰說穷富是命定的？

全国一解放，阴天变晴天，千年鉄树开了花，穷苦人有了出头的日子。我家和全国千千万万受尽折磨的穷苦人一样，得到了政府的关怀和照顾，全

家四口改面換容，笑逐顏開。土改時吐盡了幾十年來在心里凍成了冰的苦水，用憤怒的拳頭斗倒了地主，分了房子分了地。我們夫妻倆樂得合不上嘴。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還會有窮人的天下！第二年春天，村主任王國藩給我們送來了種子，還幫我們把地種好。只因為這裡山高地薄，又沒有家底，土地供應不好，一畝地打個三升兩把的，生活雖說有了很大改善，可窮人家還是不能徹底翻身。

1952年秋天，王國藩找到我家來說：“二叔二嬸，黨號召咱們窮人們組織起來，成立合作社，你們看咋樣？”並說明了辦社的好處。我們一聽，打從心眼里高興：“共產黨不會往瞎道上指咱，你就張羅去吧，咋辦咋好，你走到哪里，俺們就跟到哪里。”說辦就辦，二十三戶貧農湊了三條驢腿，就辦起了一個赫赫有名的“窮棒子社”。當時，有很多人站在旁邊看笑話：“嘻，雞毛還想上天哩，一群窮棒子還弄好了！”我們在王國藩的領導下，人窮志氣大，百人一條心，互相幫助，同舟共濟，這家缺了吃的，那家忙給送來。冬天，王國藩帶領大家上山割柴草，夏季刮草壓綠肥。我們把自用有餘的柴草和糞肥賣了很多錢，這些錢除買些糧食吃，還置買了些大車、農具和牲畜。集體力量大，土地也

听话，1953年秋季来了个大丰收。大囤满，小囤流，我家分了三千三百多斤粮食，还分了八十五万四千块钱（旧人民币）。入社后，年年增产，我家吃不清花不了，年年还要卖给国家余粮。经济一翻身，生活一富裕，我就到医院把瞎了二十二年的眼睛治好了。这是共产党叫我一家人还了阳，拨开了我眼里的一团黑云，让我重见了青天，如今才知道毛主席真是人民的大救星。这双二十二年没见亮的眼睛，看见了新的太阳，新的天地；我不管往哪里看，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。我用这双明亮的眼睛，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，一眼就看准了合作化的道路是唯一富强的道路。十余年来，我坚定不移地在这条道路上奔走着。随着初级社、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逐步建立和发展，我家的生活日新月异，步步向上，贫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1957年，我用积累下来的八百块钱，在住了二十多年的那间破草房的院里，盖起了现在这五间称心如意的大北房。你看，里里外外粉刷得雪白透亮，屋里安上了电灯。东头屋的迎门墙壁上，我贴上了毛主席的巨像。像下面放着靠山镜，北墙有一对通红的大板柜，柜子里放着四季的衣服；右边的炕头上，还有一落干净整齐的被褥；桌子上摆有茶壶、茶碗、暖水

瓶。隔着寬敞的玻璃窗，你可以眺望南山上的四时风光。

我老婆时常对人說：“我一有空，总要对着鏡子照照要过二十多年飯的老脸；王生也常对着鏡子刮胡子刮脸，俺老两口这咱个比年輕人搞对象还要点样哪！”我更是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：“这咱我不光眼亮了，耳朵也灵了，一打开收音机，能听到天下大事，从哪里找这个社会去！”我想，也只有在这个社会里，才能使我家彻底結束几十年来辛酸苦泪的历史，一步登天地过上了真正的“人”的生活啊！你看，那个从河里捞上来的儿子和受尽地主欺凌的儿子，早已长大成人、安家立业了。面对着这种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，我常翻着自己苦难的家史，反复地告誡着自己的孩子們：“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，可不能一飽忘百飢呀！忘了吃苦的日子，再吃蜜也就不甜了。”

王 洋整理



## 从地獄到天堂

天津化工厂工人 苏玉勤

我上下班的时候，經常从一座破土地庙跟前走过。有时看見它，往日的泪水就一下子涌到心里。这里的冤，这里的仇，有誰知道呢！

記得是在一个假日的早晨，我領着两个女孩子上街去了，路过土地庙門前，特意到里边看了看。小庙的房山东倒西歪，沒門沒窗，里边堆滿了碎石烂瓦。她們天真地問：“爸爸，看这破庙干嘛？”我沉思了一下，心想，她們成长在新社会，这庙里的苦和难，她們怎能知道呢！我对她們說：“看看吧，这座破庙就是你們的一課书！”

晚上，在銀亮的电灯底下，她們作完功課，忽然問起看庙的事情。我就給她們讲起了过去。

咱們老家在天津南郊的葛沽鎮。我二十九岁那时候(1939年)，咱家穷得一壠地也沒有，租种地主的园子地，累死累活地干一年，吃不飽穿不暖，末